

中國文學史

上海慧記書齋印行

中國文學史略

胡懷琛編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文學之界說與分類

欲講文學史，當先知何者爲文學。文學之界說，有廣義，狹義之不同。自廣義言之：一切文字，皆謂之文學。自狹義言之：則普通文字，謂之文字；而（一）由咨嗟詠歎而出之者，（二）或有藝術之粧點者，謂之文學。由咨嗟詠歎而出之者，詩歌爲一大部分；有藝術之粧點者，卽聲音詞彩，著意修飾是也。

既知文學之界說，則當知文學之分類：大概普通文字及文學之分類，皆係一方面從實質上分，一方面從形式上分，今列表如下：

普通文字

實質上的分類

智的文 記事的

情的文

表情的（此項在普通文字無之凡表情之文必須咨嗟詠歎而出之即爲文學）

意的文 說理的

無句讀的文 如圖表

有句讀的文 如散文

形式上的分類

能唱的文 如歌訣（如珠算歌訣等是）

文學

實質上的分類

智的文 記事的

情的文 表情的

意的文 說理的

無句讀的文 （此項在文學中無有）

有句讀的文 如散文

形式上的分類

能唱的文 如詩歌

右文學之界說及分類，不過大概如此，原不能十分固執。讀者但知其大意可耳。

第二節 文學之起源

欲說文學之起源，當先行說明文字與語言之分別：蓋文字語言，本體無二；不過（一）在使用者發表之方法不同，即以口說者謂之語言，以筆寫者謂之文字是也；（二）在領會者接受之方法亦不同，即以耳聽者謂之語言，以目視者謂之文字是也，總之：以已之意，傳達於人；語言文字，本非二物耳。

世界無論何國，皆先有語言，後有文字；中國亦何獨不然。而在無文字之前，可謂先有文學。何也，語言由咨嗟詠歎而出之，或發表意思而有藝術的粧點之語言，即含有文學之意味也。

中國文字，發源於伏犧畫卦，而在伏犧之前，則有葛天氏之歌八闋焉，（見呂氏春秋，只存其目，亡其辭。）文字至倉頡始粗具規模，而伏犧有網罟之歌，神農有豐年之詠焉，（皆見晉夏侯元辨樂論。其辭亦亡。）曰歌，曰詠，則必由詠歎而出，或經過一番藝術的粧點，而與尋常語言不同，可想而知也。是故可謂爲有文學意味的語言也。是即可證明文學之起源，在文字以前也。

文學之內容，原不止詩歌一種；而發生之最早者，莫如詩歌。如上文所述，目存辭亡，無庸再言矣；即求其辭至今而存者；堯時有擊壤之歌，康衢之謠，舜有卿雲之歌，與堯典舜典同古。可知詩歌之發生，比其他文學爲先矣。

所以然者何也？曰：文學者，由咨嗟詠歎而出之，或有藝術的裝點

之文字或語言也。

藝術的粧點，在上古時，人民思想質樸，不能爲此。惟詠歎則因發乎天然，不在人爲，故詩歌發生，比其他文學爲先也。

第三節 文學與人生之關係

吾人既有文字，何以又有文學？文學之發生，是必有其所以然之故。即文學與人生之關係是也。其關係維何？如下述是：

(甲)對己。發揮感情。

(乙)對人。(一)適應交際。(二)感化人羣。

而是三者皆源於詩。何以知其然也？請詳言之：夫所謂發揮感情者何也？人情不能無喜怒哀樂，其蘊于心也，而不能鬱，發而爲言。言之所不能盡者，而繼之以詠嘆，于是爲詩，是故書曰：「詩言志」。

，歌永言。」朱子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動，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則不能無思；既有思矣，則不能無言；既有言矣，則言之所不能盡，而發于咨嗟咏歎之餘者，又必有自然之音響節族，（音奏）而不能已焉，此詩之所以作也。」自今考之：其詩之古者，如擊壤歌之表閒適，樂也，麥秀歌之寫故國之思，哀也。自是而後，國風所載，不可勝數焉。

所謂適應交際者何也？夫主賓交際，則必言辭修飾，方得盡賓主之歡。周禮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以親諸侯，若有四方大事，則受其幣，聽其辭；小行人掌邦國賓客之禮，藉以待四方之使者，合六幣以和諸侯之好。是故春秋時之名公，鉅卿，多嫻于辭令；折衝於樽俎之間，權事制宜，不愧使者之職。及至戰國，逞干戈

而尙遊說，乃一變而爲蘇張之縱橫。及至嬴秦統一，劉漢繼興，縱橫無用，乃再變而爲鄒（陽）枚（乘）之詞賦。而其源皆本於詩。何也？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又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于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觀此，可知欲嫻辭令，非詩莫由。惟自漢而後，漸變爲歌功誦德之文，且又惟貴族所適用，平民無與焉。此所以爲近人詬病也。

所謂感化人羣者何也？蓋以聲音之道，感人至深；移風易俗，莫詩歌若。是故禹曰：「勸之以九歌。」孔子曰：「興於詩。」朱子曰：「詩者，人心之感物，而形於言之餘也。心之所感有邪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惟聖人在上，則其所感者無不正，而其言皆足以爲教；其或感之之雜，所發不能無可擇；則上之人必思所以自反，而

因有以勸懲之，是亦所以爲教也。『自今考之，其詩之古者，如南風歌，是其例也。』

以上三者，試證之孔子之言，而益信矣。孔子曰：「小子何莫學乎詩，詩可以觀，可以興，可以怨。」可以興者，感化人羣之謂也。可以羣者，適應交際之謂也。可以怨者，發揮感情之謂也。明乎此，則可知戰國以前，詩歌之外，無文學矣。而上文所述文學與人生有何關係，更爲治文學史者，所當明瞭；然後對於文學，方有正當之觀念耳。

此外尚有頌與銘，其體亦屬於詩。頌者，毛詩中周頌等是也。朱子云：「頌者，宗廟之樂歌，大序所謂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然則頌乃人與神明交際之文。其爲用也，當附屬於

適應交際。銘者，刻於器物，而有韻之言也。如湯之盤銘是。其不以銘名者，如禹之玉牒辭是。要之：皆借物以儆人也。（此人字對物而稱非對己而稱。）其爲用也，當附屬於感化人羣。

第四節 文學與他學科之關係

既曰文學史，則所敘述者，當只在文學範圍以內。然與各學科實有相連帶之處，頗難劃清其界限。今試述文學與他學科之關係：

（一）古者詩歌音樂跳舞之不分也。古人言詩必言樂，言樂必言舞，舜命夔之言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夔曰於擊石拊石，百獸率舞。蓋人情有所感而爲歌，其歌也，則必擊物以爲之節。（即音樂）及乎精神奮發，血脉動盪。則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即跳舞）此自然之

勢也。

是以舜彈五弦之琴，歌南風之詩，舊史稱葛天氏之民，投足以歌八闋。投足以歌者，卽且歌且舞之謂。堯時之擊壤歌，壤者，戲具也。○（見三才圖會）擊壤而歌，亦且歌且舞之意。詩三百篇，大概可被之管絃。漢唐之樂府，宋元之戲曲，其間分合變遷之跡，猶可考焉。（戲曲者，合四事而成者也。卽以史事爲材料，經文學之點綴，協之聲律，形之袍笏，是合史學，文學，音樂，跳舞，而爲一者也，故最爲複雜。亦有材料不本於史事者，乃變形也。）

（二）哲學史學文學之常相混也。夫哲學自哲學，史學自史學，文學自文學，原有甚清之界限。而謂其相混者何也？曰：文學有形焉，有質焉，前表旣說明矣。爲之質者有三。曰：智，情，意。智者事

也，即史也。意者哲理也。如以哲學史學爲主，則只用文字，無須文學。（惟情之文，則表情而能真摯者，即含有咨嗟咏歎往復低回之意，自然偏于文學。）然文學常以哲理及史事爲其實質焉，蓋非此即空文也。是故哲學無文不失其哲學之價值；而以意爲質之文學，去其哲理，則文不足道矣。史學無文，不失其史學之價值；而以智爲質之文學，去其史事，則文不足觀矣。更列表如下，以明此意

哲學

質，理，以真爲標準。
形，文字，以明達爲標準。

史學

質，事，以信爲標準。
形，文字，以清晰爲標準。

文學

形

質

智，取材于史事。

情，個人之感情。

意，取材于哲理。

有藝術妝點之文字，以優美爲標準。

由咨嗟詠歎而出之文字，以含蓄爲標準。

于是在中國文學史上，哲學或史學，與文學相混之原因，可得而論焉：（一）哲學家或史學家之借重文學也。如孟子莊周左邱明是也。（二）文學家之借重哲理或史事也。借重哲理者，如後世文家，文必欲載道以傳是也。借重史事者，如小說中之穆天子傳，虬髯客傳，詩中之長恨歌是也。

第五節 上古之文字

在周以前，除詩歌外，只有文字而無文學，前既言之矣。故漢志所載神農兵法。黃帝醫書，曆書，及世所傳神農本草之類，無論真偽難辨；卽假定爲真，而可決其僅爲文字，而非文學也。仲尼刪書，斷自唐虞；以爲唐虞以前，荒遠難稽，固也。然書亦僅爲文字，而非文學也。總之：此時代爲文字成立之時代，而舍詩歌，則無文學。然其文字之體裁，多爲後世文字之所本，故略及之。

第三章 周秦

第六節 此時代文學變遷之大勢

周興以來，文學彬彬稱盛，其變遷之大勢，可得而言焉
(一)詩歌之勃興也。古有採詩之制，男女老而無子者，官衣食之，

使之民間求詩；以備太史之採，以備王者籍是而知天下之苦樂。此制確始於何時，今無可考；而風詩之多，以周興以來爲最。如今國風所存者是也。雅，頌亦同時並盛。至戰國之末，楚有屈原，著離騷，是國風之變體也。原之弟子宋玉繼之，而楚辭遂成一體。

（二）孔子之提倡也。孔門有文學一科，但當時所謂文學，卽詩而已。孔子刪詩，又嘗教小子學詩，可知當時文學卽詩也。孔子弟子能文學者，曰子遊，子夏。相傳子夏之著作，有詩序焉。（卽詩大序也。或謂爲漢儒作。）子夏弟子曰公羊高曰穀梁赤，各傳春秋，而與左邱明之作，並稱三傳。則紀事文之有文學意味者，皆導源于孔子可知矣。說理文之有文學意味者，孟子其一也；但孟子曾染縱橫習氣，于孔子無與，後當別論；荀子亦間接出於孔子，而以文論，

則較孟子爲平實矣。

(二)老子學說之影響於文學也。古者書籍皆在官，除官家紀載外，民間無所謂典籍也。老子世爲史官，得以掌學庫之鎖鑰；故老子出而學乃及於民間，於是老子之學，風靡天下，學者各得其說之一端，演而爲諸家之學，而九流之名興焉。其得道家之玄虛一派者，爲名家，爲陰陽家，及後世之清談家，神仙符錄家，得道家之踐實一派者，爲儒家。(孔子曾問禮於老子)得老子之刻忍一派者，爲法家。得老子之陰謀一派者，爲兵家，爲縱橫家。得道家之慈儉一派者，爲墨家。(老子曰：天下之寶三：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爲天下先。其曰慈，卽墨家兼愛之說所自出。其曰儉，卽墨家節用之說所自出，一得道家齊萬物，平貴賤一派者，爲農家。得道家之寓

言一派者，爲小說家，傳道家之學而不純，復雜以諸家之說者，爲雜家。是則春秋戰國，百家爭鳴，實則各得老子學說之一端而已，無不出于老子也。（本近人江瑔讀子卮言。原文引證甚詳，茲不多引，讀者可參觀原書。）九流既同出於老子，而各持其一端之學，成一家言；著書立說，以鳴于時。而諸子之文，遂爲後世所稱道。雖其志不在文學，而影響於文學者，實非淺鮮。其間儒家之孟，荀，道家之莊，列，法家之韓非，兼以能文稱。若蘇秦，張儀，則專講縱橫馳騁之術，後世文家之所謂筆法者，卽源於此矣。

（四）縱橫家爲文學之樞紐也。周秦諸子，原各以其學術制勝；雖有兼能文者，初非有意於文也。及縱橫家出，乃專以雄辯取勝于人。其術風靡一世，孟子，莊子，亦皆染其習氣；蓋非如是，不足以動